

# 方以智佚文〈鶴石周氏續修譜序〉解讀<sup>▲</sup>

謝明陽<sup>\*</sup>

## 摘要

2014 八月拜訪安徽樅陽，由當地學者陳靖先生引導，探訪浮山、合明山、左光斗故宅等處，返回臺灣後，意外得到陳靖先生寄贈的方以智〈鶴石周氏續修譜序〉。「鶴石」指鶴石山，同時也是樅陽縣周潭鎮的一處地名；「周氏」指周岐家族，為周潭一地人數眾多的大姓。周氏於順治年間續修宗譜，在周岐請託下，方以智為宗譜題序，此序並未收入《浮山文集》，是罕為人知的一篇佚文，其文作於順治十三年（1656），當時方以智正為其父方孔炤守喪於合明山。本文分析〈鶴石周氏續修譜序〉的寫作要旨，點明方以智此文除了是一般宗譜的序文之外，更暗中鼓勵周岐效法先烈周日耀的勇毅精神，挺身參與復明的志業；可惜的是，周岐擔任清吏的幕僚，卻未因方以智的勸勉而改變，造成了方以智與周岐人生選擇的歧異，年少摯友終於分道揚鑣。

**關鍵詞：**方以智、周岐、周日耀、周潭、鶴石

---

<sup>▲</sup>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周岐入清前後的行跡考論」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102-2410-H-259-063。

<sup>\*</sup> 臺灣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2014年八月，在安徽樅陽陳靖先生的帶領下，我來到橫埠鎮橫山村探訪左光斗（1575~1625）荒廢的故宅。言談中我提到，周岐（1608~？）是左光斗的妻弟，幼年起即受到左光斗的扶養照顧。陳靖先生則言，周岐的故鄉在周潭鎮，離此處不遠，並云他有周氏宗譜數種，可以看看書中有無周岐資料。回到臺灣後，陳靖先生來信說，鶴石周氏的支別眾多，宗譜或存或缺，周岐屬於賢一公「禮耕堂」支系，《禮耕堂支譜》迄今未見，但在《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中，有方以智（1611~1671）撰寫的〈鶴石周氏續修譜序〉，並寄來序文影本。收到此篇未曾寓目的方以智文章，意外而驚喜，為了明白此文的寫作緣由，我在臺灣查訪，臺北傅斯年圖書館也藏有《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後來又在美國猶他家譜學會的網站「familysearch」覽得其書，閱讀更添便利。需說明者，臺北傅斯年圖書館、美國猶他家譜學會的《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俱二十三卷，但並非全帙，寫作過程中，陳靖先生還曾寄贈《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中〈上十代〉、〈文傳〉的重要篇目，<sup>1</sup>〈上十代〉、〈文傳〉即越出了二十三卷本；其次，方以智〈鶴石周氏續修譜序〉雖收入《尚義堂支譜》中，但並非為「尚義堂」而作，據陳靖先生言，在其他堂號的周氏宗譜中，亦錄方以智此文；再又，「familysearch」網站上同時有道光本、光緒本《鶴石周氏支譜》的殘卷，這兩種殘卷屬於「詵羽堂」，與「尚義堂」本不同，<sup>2</sup>雖然殘缺，但也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幫助。

〈鶴石周氏續修譜序〉作於順治十三年（1656），是方以智文集中未曾收錄的佚文，<sup>3</sup>彌足珍貴，其珍貴處除了顯示方以智廣博的知識外，更在於此文是因周岐而寫，流露出方以智對於友人的一份情誼，一份寄望。下文，擬將〈鶴石周氏續修譜序〉全文析成五個段落，分別納入「周姓歷史根源的追溯」、「鶴石周氏宗譜的復修」、「周日耀與周岐並列的意義」、「宗譜中其他的重要人物」、「全文最後的祝福與落款」五個小節；各小節中，將先以楷體字列出方以智的原文，再以細明體字進行解讀。所謂「解讀」，非指逐句訓釋，

<sup>1</sup> 感謝陳靖先生，慷慨寄贈方以智〈鶴石周氏續修譜序〉以及《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中〈上十代〉、〈文傳〉的資料，並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讓本文的寫作得以順利進行。下文引《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出自〈上十代〉、〈文傳〉者用陳靖先生藏本，其餘篇章則用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本。

<sup>2</sup> 「詵羽堂」支譜以五世祖「賢十」為始祖，賢十公即周儼，字彥端；「尚義堂」支譜以五世祖「賢十八」為始祖，賢十八公即周佖，字彥榮。再又，未見的「禮耕堂」支譜以五世祖「賢一」為始祖，賢一公即周俊。

<sup>3</sup> 見〈譜圖〉卷1，〈方序〉，《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美國猶他家譜學會），頁1-5。

而是對於文章的分析與體會，以試圖企近於方以智寫作當時的心境。值得注意的是，方以智和周岐是明末龍眠詩派的兩位大家，<sup>4</sup>到了清初，兩位詩人在面對改朝換代的困境時，他們之間的友誼面臨著何種考驗？詩歌創作的理念又將如何變化？本文的寫作也將嘗試著回答這些問題。

## 二、周姓歷史根源的追溯

王僧孺撰譜，訪血脈所因於劉杳，杳曰：「子長刪《世本》為〈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則譜因周法，宜周氏之譜足法也。古以國為氏號，支族賜姓，《左傳》四列猶明，後世皆通稱矣。夾漈以三十二志之，實則一也。自宗子之法廢，而以地望明貴賤。魏晉門第官人，天監士流案譜，唐重八姓，禁約鬻婚，末矣。洪武四年，廢圖譜局，惟申六諭，而令天下之大族賢者自率之，蓋重賢過於世家也。姬後以周為姓，昌、勃、黨、璆各遷，而濂溪先生獨明立極之學，發周公光，再傳居柯山。桐之東鄉周自柯山來，吾覽儲、呂所序，益歎濂溪之德教，蓋其盛哉！

此文由周姓的歷史根源說起。文章先引《梁書·文學下》劉杳傳記，原文當作：「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sup>5</sup>《周譜》者，周王室的譜錄，《史記》的〈三代世表〉即依據此錄編輯而成。方以智由《梁書》的說法加以推申，認為宗譜的製作既然依循了周代法則，那麼在某種程度上，後來的周氏之譜同樣具有足堪取法的獨特地位。

接下來的論述，多見於方以智《通雅》。周朝時，以國號「周」作為居住地域的氏號，並以「周」賜姓於支族血脈，故而有氏、姓同時出現。所謂「《左傳》四列」，可參考《通雅》云：「以《左氏》之說，字、諡、官、邑，才四者而已。」<sup>6</sup>此說當源自《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

<sup>4</sup> 參謝明陽：〈方以智與龍眠詩派的形成〉《臺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3月），頁149-184。

<sup>5</sup> [唐]姚思廉：〈文學下〉《梁書》卷50（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716。

<sup>6</sup> [清]方以智：〈姓名·姓氏〉《通雅》卷20，《方以智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674。

命以字為展氏。」<sup>7</sup>意思是說，魯國無駭卒後，公子翬（羽父）向魯隱公請求諡號與族氏，隱公詢問眾仲，眾仲的回答提到了「字、諡、官、邑」的意涵，但真正的重點在於「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二句，即因其所生而賜之以「姓」，分封土地而命之以「氏」。故《左傳》的四列之說，仍在於說明姓、氏之意，足以作為後世的通稱。周代以後，情況又有所變化，所謂「夾漈以三十二志之，實則一也」，亦可參看《通雅》云：「《通志》則分以國、以邑、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凡三十二類，一切皆姓。」<sup>8</sup>意思是說，宋代鄭樵（夾漈）《通志》中，固然有「以國為氏」、「以邑為氏」、「以鄉為氏」、「以亭為氏」、「以地為氏」、「以姓為氏」、「以字為氏」、「以名為氏」、「以次為氏」……等等三十二種氏族的由來，<sup>9</sup>但以周代之後的眼光來看，此時姓、氏已不再區分，而是「一切皆姓」，「其實一也」。周姓，自然也由姓、氏二分進而合歸於一。

「自宗子之法廢」云云，意指周代以後宗族首領的制度產生了變化，相似的說法也見於《通雅》：「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魏晉置中正，以門第官人，李唐論相，惟重八姓，天監士流案譜，貞觀禁約鬻婚，抑亦末矣。洪武四年，廢圖譜局，豈非厭其繁縟已甚乎？蓋重賢過于世家也。」<sup>10</sup>可知周代之後，廢除了宗子之法，改由名門大族的地方聲望來區分貴賤。例如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是依靠門第觀念來選任官職；梁武帝天監年間，改以檔案譜牒來維繫士族的地位；至唐朝論相，重視京兆郡八姓「韋、杜、扶、段、宋、田、黎、金」<sup>11</sup>；唐太宗貞觀年間為了避免名家衰微，不贊成婚姻買賣。<sup>12</sup>這些措施俱屬於歷代門閥的自我重視，實為旁枝末節。直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廢除圖譜局，不再重蹈過去的士族政治；洪武三十年（1397），更下令向百姓反覆宣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諭，<sup>13</sup>終能顯示政府對於賢者的重視明顯超越了世家。方以智的此段論述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重賢過於世家」一語，〈鶴石周氏續修譜序〉中將會重複述及，此語的意涵仍應回

<sup>7</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4（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十三經注疏》本），頁75-76。

<sup>8</sup> [清]方以智：〈姓名·姓氏〉《通雅》卷20，同註6，頁674-675。

<sup>9</sup> [宋]鄭樵：〈氏族略·氏族序〉《通志》卷2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439-441。

<sup>10</sup> [清]方以智：〈姓名·姓氏〉《通雅》卷20，同註6，頁675。

<sup>11</sup> [宋]樂史：〈關西道一·雍州一〉《太平寰宇記》卷25（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518。

<sup>12</sup> 《唐會要》云：「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書成，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家豈有舊嫌也？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託富貴，是無恥也，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見[宋]王溥：〈氏族〉《唐會要》卷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774-775。

<sup>13</sup> [明]李景隆：《明太祖實錄》卷255（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明實錄》本），頁3677。

溯到明太祖身上來加以審視。其二，「洪武四年，廢圖譜局」的說法，在《通雅》和〈鶴石周氏續修譜序〉中均曾出現，二者表面雖同，但實質精神卻有差異。方以智〈通雅序〉題「辛巳夏日，皖桐方以智密之題于上江小館」，〈通雅又序〉題「壬午夏，以智又記」，<sup>14</sup>表明《通雅》在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十五年（壬午，1642）時已完成全書初稿，《通雅》卷二十〈姓名·姓氏〉中更附記「崇禎戊寅冬，皖桐方以智密之識于稽古堂」，<sup>15</sup>又知此卷的寫作，更可推前至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到了〈鶴石周氏續修譜序〉寫作的順治十三年（1656），面對家國變遷的蒼涼處境時，方以智再度回憶起明太祖洪武年間的政策，此時，豈非流露出濃厚的故國之思乎？

之後，文章再由周姓的出現凝聚到柯山周氏。周姓源自於姬姓，西漢的周昌、周勃，東漢的周黨、周璆，留名於歷史，至宋代理學家周敦頤（濂溪）闡明「立人極」之學，<sup>16</sup>發揚周公之光，其後傳居至宜興柯山。桐城東鄉鶴石的周姓即自柯山傳來，方以智因覽元代儲礪〈鶴石周氏族譜序〉、呂德孚〈鶴石周氏續修譜序〉，<sup>17</sup>進而讚歎周濂溪的道德與教化。

### 三、鶴石周氏宗譜的復修

孔嘉兄弟，當宋南渡，以常州密邇京都，北驅迴猨，誓祠而遷，遂居桐之楊都湖上。作譜者，省元仕龍公也。嘉靖庚寅，篁田京復修，以龍公為始祖，倣朱子斷自茶院之例也。先曾祖明善先生視周甥，遊周潭，覽其山水，相其陰陽，喜曰：「蓮花峰下合湓為濂，此地春風長披拂矣。」吾桐大姓，十常五六自外來，稍稍贍給，即大門閭，入居市廛。周氏族最大，殷殷軫軫，自宋及今，守其祖訓，竟無一煙火近郊垌者。余覽其譜，比歐、蘇諄諄條戒，一以孝弟嫻睦為本，誦讀耕稼為業，義種學耨，沃其〈禮運〉之田；以族長藏宗子而主之，

<sup>14</sup> [清]方以智：〈前編〉《浮山文集》卷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3冊），頁532；卷5，頁537。二序另見〈自序〉《通雅》，頁3-4。

<sup>15</sup> [清]方以智：〈姓名·姓氏〉《通雅》卷20，同註6，頁676。

<sup>16</sup> [宋]周敦頤〈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見[宋]周敦頤：〈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卷1（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6。

<sup>17</sup> 二文俱見〈譜圖〉《鶴石周氏堂義堂支譜》卷1。儲礪之文，作於泰定元年（1324）；呂德孚之文，作於至元丙子，即後至元二年（1336）。

惟賢是舉，不論閭閻，豈惟存周公讀法、比鱣<sup>18</sup>之遺意乎！皇朝重賢過於世家，洋溢聖諭，長幼唯唯，此真道人之鐸矣。數百年間，人地蔚蒼，詩書醞藉，皆善間修節義之行，為一方景表。周氏之譜，固善俗之法程也。

方以智此段文句的開端，沿用儲璠〈鶴石周氏族譜序〉的話語：「宋高南渡，而常州之地密邇京城，懼金遼之驅迫，而宗族之難保，故孔嘉兄弟詣祠，禱告立誓。嘉出祠限，仰天見鶴，誓曰：『吾逢鶴即居。』……故嘉奔桐城鶴子山。」<sup>19</sup>由儲璠序可知，從宜興柯山移居到桐城鶴石的是周孔嘉。當時，除孔嘉奔往桐城鶴子山外，另有孔莊奔往銅陵鳳凰山，孔吉奔往青陽平田，孔敬奔往太平龍門渡，<sup>20</sup>兄弟四人各自遷徙，故云「孔嘉兄弟」。周孔嘉之子為周仕龍，曾製作家譜；至嘉靖九年（庚寅，1530），「篁田京」復修，惟此二種宗譜現已佚失。今觀光緒本《鶴石周氏支譜》，標明仕龍為「孔嘉公子」，並為鶴石第一世，云：「文一，解元諱仕龍，宋季附籍桐城縣清淨鄉，楊都湖上，鶴石山下。」<sup>21</sup>此說當遵循「篁田京」的舊本，仿照朱熹編輯《朱氏世譜》時，斷定唐朝的茶院府君朱瓌為一世祖。<sup>22</sup>

然而，復修周氏宗譜的「篁田京」究竟是誰？嘉靖九年（庚寅，1530），張琦（弘治十二年進士）為「篁田京」之書題〈鶴石周氏族譜序〉，云及：「周君京博學負才志，屢戰場屋，已登太學，而諸子姓又振鳴庠序，則亦可謂立德、立言者矣。其與歐、蘇二氏之有傳，無疑也。」<sup>23</sup>可知「京」是指博學負才志的周京（1466~1533）；「歐、蘇二氏之有傳」，則謂歐陽修著有〈歐陽氏譜圖序〉，<sup>24</sup>蘇洵著有〈蘇氏族譜〉、〈族譜後錄〉，<sup>25</sup>周京之作可與之相提並論。今《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中有〈正名例〉，署「文一解元八世孫京纂輯」，又有〈桐城周氏承繼異同辨〉，亦署「文一解元八世孫京謹撰」，<sup>26</sup>二文當即周京編輯宗譜時所作。但「篁田」一名仍然未詳。參閱《龍眠風雅》云：「周京，字

<sup>18</sup> 原作「北鱣」，當為「比鱣」之誤刻。

<sup>19</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譜圖〉，卷1，〈儲序〉，頁1-2。儲璠云「常州之地密邇京城」，方以智云「常州密邇京都」，蓋元、明、清時，宜興屬常州；「京城」、「京都」，當指金陵。

<sup>20</sup> 參《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譜圖〉，卷1，〈儲序〉，頁2。

<sup>21</sup> 《鶴石周氏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卷1，頁1。

<sup>22</sup> 《新安朱氏世系》「一世」云：「茶院府君，諱瓌，又名古僚，字舜臣，行二十一。」收入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8。

<sup>23</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譜圖〉，卷1，〈張序〉，頁2。

<sup>24</sup>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74（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1066-1091。

<sup>25</sup>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14，頁373-388。〈族譜後錄〉分上、下兩篇。

<sup>26</sup> 見《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譜圖〉，卷2，〈正名例〉，頁1；卷2，〈桐城周氏承繼異同辨〉，頁2。

大觀。弘治間明經。不樂仕進，隱居講學。錢大司寇出其門，自謂得如先生足矣，因名如京。晚年號篁鶴。先生著有《叢林》、《叢篁白遊》詩稿，盡失于兵燹，惜未覩其全集焉。」<sup>27</sup>傳中提到周京號「篁鶴」，但與「篁田」終有一字之差。另據《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云：「京字大觀，號篁霍。……著述有《叢桂集》、《篁閣日遊》諸稿。……公因體氣微弱，別號朧臞，又號一鶴。」<sup>28</sup>《支譜》的記載與《龍眠風雅》有異，首先，周京之號為「篁霍」，與「篁鶴」音近，但仍不相同，惟周京另有別號「朧臞」、「一鶴」，知其別號原本即多；再者，周京著有「叢桂集、篁閣日遊」，與《龍眠風雅》所說的「叢林、叢篁白遊」亦復不同，就書名觀之，似以《支譜》所述較合文意。再續閱《龍眠風雅》錄周京詩〈門人錢大司馬桐溪假歸，信宿篁田有作〉，此詩為五律二首，第一首末二句云：「篁田新酒熟，共爾一長吟。」<sup>29</sup>詩題、詩句中均明言「篁田」，意味著周京對於篁田有特殊情感。另外，前文云「錢大司寇出其門」、「門人錢大司馬」，均指周京弟子錢如京（弘治十五年進士），《龍眠風雅》亦錄其詩，中有七古〈題周氏天全堂有引〉，詩引提到：「周氏為予桐望族，族有大賢，為予師篁田先生。」詩作最後兩句云：「篁田有筆如巨椽，繫此堂名垂不朽。」<sup>30</sup>可證「篁田」果為周京的別號，故方以智寫作「篁田京」。

再論「先曾祖明善先生視周甥，遊周潭」一小段。明善先生，即方以智曾祖父方學漸（1540~1615），方學漸曾經遊歷周家潭，令人好奇的是，其所視「周甥」究竟是誰？查深圳大學方自虎教授的〈桐城桂林方氏部分世系資料〉，述及第十世方祉（1508~1557）云：「生子二，學恆、學漸。女二，長適知縣周儲之子汝員，次殤。」<sup>31</sup>點出方學漸有姊妹二人，長者適周儲之子汝員，次者早逝。則周甥者，當為周汝員之子。再據光緒本《鶴石周氏支譜》卷十五，列及第九世：「儲，字用雷，號東泉。……子四，蔓、員、逢、切。」明載周儲（1503~1562）之次子為周員。又，光緒本《鶴石周氏支譜》列及第十世：「員，字蒙泉，生嘉靖八年己丑五月。娶桂林方氏，生嘉靖十三年甲午。生子一，文。……公、氏卒，失考。」<sup>32</sup>由此可知，方學漸大姊方氏（1534~？）嫁給周員，方學漸之外甥名周文。不過，〈桐城桂林方氏部分世系資料〉明言方學漸之姊適「周汝員」，光緒本《鶴石

<sup>27</sup>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卷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99冊），冊98，頁28。

<sup>28</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陳靖先生藏），〈上十代〉。陳靖先生拍攝〈上十代〉的資料寄贈時，僅拍攝重要文字而未及頁碼，故此處頁碼從略。

<sup>29</sup>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卷1，冊98，同註27，頁28。

<sup>30</sup>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卷2，冊98，同前註，頁31。

<sup>31</sup> 方自虎：〈桐城桂林方氏部分世系資料〉，此資料得之於網路，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fb9490102ecmq.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fb9490102ecmq.html)。

<sup>32</sup> 《鶴石周氏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卷15，頁14。

周氏支譜》卻云「周員」，兩者仍有差異。另尋道光本《鶴石周氏支譜》卷二十一，第十一世明載「汝員子」，云：「全文，字逸吾，生於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月。……公壽六十八，卒於天啟五年乙丑。」<sup>33</sup>兩本記載不同，若以時代較早的道光本為據，方學漸的姊夫名為周汝員（1529~？），其外甥則是周全文（1558~1625）。此番考證，牽涉的議題十分細微，但終有所獲。遊覽周潭山水時，方學漸提到「蓮花峰下合湓為濂」，此語指稱周敦頤廬山的住所，《宋史·周敦頤傳》即云：「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sup>34</sup>周氏後人移居桐城鶴石，方學漸又云「此地春風長披拂」，暗示鶴石之地充滿著希望與生機。「春風」一詞，並將在後文重複提及。

桐城大姓，常自外地遷居而來，入居市宅的家族，以周氏最為旺盛，自宋迄今，皆能守其祖訓。方以智觀覽周京復修的《鶴石周氏族譜》，認為此書已接近於歐陽修、蘇洵譜中的諄諄條戒。何處近之？一則周氏以孝弟睦婣為本，以誦讀耕稼為業，可謂「義種學耨」，即〈禮運〉所云：「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sup>35</sup>次則周氏族長雖含藏宗子之意，然族長的推派卻是惟賢是舉，不論門第，較之於《周禮》的記載：「閭胥……。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績撻罰之事。」<sup>36</sup>兩者已有差距，也就是族長制度已不同於宣讀法令（讀法）、校比罰酒（比績）的周朝閭胥之官。周京所作的宗譜，與歐陽修〈歐陽氏譜圖序〉、蘇洵〈蘇氏族譜〉的相近處即在於此。

後云「皇朝重賢過於世家，洋溢聖諭」，何謂「皇朝」？何謂「聖諭」？此文作於順治年間，讓人以為「皇朝」指清朝，「聖諭」指順治之諭。揣摩方以智寫作之時，為了避免觸犯時諱，應當也有讓不知情者誤讀的用意，但此一讀法並不是作者心中的真正聲音。對照前段所云「洪武四年，廢圖譜局，惟申六諭，而令天下之大族賢者自率之，蓋重賢過於世家也」，可知重賢過於世家的「皇朝」應是明朝，則「聖諭」實為明太祖的六諭。再細味下文「此真適人之鐸矣」一語，其意尤明。《明太祖實錄》提到：「上命戶部下今天下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sup>37</sup>其說正謂「六諭」必須藉由適人木鐸而宣揚。此時，明朝已亡國十三載，方以智仍然念念不忘於故國故君，而周京的

<sup>33</sup> 同前註，卷21，頁1。

<sup>34</sup> 〔元〕脫脫等：〈道學一〉《宋史》卷427（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2711。

<sup>35</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22（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十三經注疏》本），頁439。

<sup>36</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12（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十三經注疏》本），頁186-187。

<sup>37</sup> 〔明〕李景隆：《明太祖實錄》卷255，同註13，頁3677。



《鷓石周氏族譜》同樣編於明代，當方以智說「周氏之譜，固善俗之法程」時，自然也對周氏後人寄予深刻的期望。

#### 四、周日耀與周岐並列的意義

自少與吾農父研席，浴其春風，早服老子溫謙之道，已識子緼，女為軼才豁達，皆事吾鹿湖先生者。以是知周氏生喬楚，講理者、咏歌者、力田者皆以翺翺，傳其份份。西豪之里，望星而歎經籟，隨月帶鋤，長幼相率，皆羔雁成群之象也。修譜之篁田公，當時最稱博雅，其曾孫則磐石公也。左忠毅聳於其外舅啟吾公，啟吾公者，農父之尊人也。又最善與石公以道相砥，通籍任職，與石數數以大義劇切之，竟以直嬰璫禍，而磐石遂行廉范、魏邵之行，鄉里誦之。末俗靡靡，富貴則老友阿諛，患難則親戚掉臂，求如此者，晨星哉。農父少遭閔凶而免，其尊人隱德所陰騭也，亦族賢者之厚也。農父嘗稱其族賢者遺事，倣先曾祖之《邇訓》，重疏《孝經》，輯著《曾子》，所以表隱德也。

方以智寄予周氏後人的深刻期望，投射在周岐身上。早在天啟五年（1625），方以智認識了周岐，<sup>38</sup>二人結交後，共同生活，共同學習，讓方以智感受到周岐如春風般的人格特質，這是因為周岐早復返於老子之道。可留意「春風」二字，回顧方學漸言「此地春風長披拂」，而方以智卻獨將鷓石山下的「春風」許以周岐。周岐之外，年少方以智也結識了周日赤（子緼，1609~1677），所謂「女為軼才豁達」之「女（汝）」，當兼指周岐與周日赤，周氏二子才能卓越，心胸開闊，皆事奉「鹿湖先生」，即以方以智之父方孔炤（1591~1655）為師。先看方孔炤與周岐的師生關係。周岐與方以智結識後，二人在方孔炤興建的澤園中讀書論學，方孔炤並請周岐擔任方以智之弟方其義（1619~1649）的塾師，<sup>39</sup>今《桐舊集》中保留著方孔炤為周岐詩文集題序的片段，〈序〉云：「周子農父，秉無師之知，勵好古之勇。年弱冠，取集《曾子》一書，更註《孝經》，佩而誦之，其意自憐藐孤也，志固卓矣。近年群覽益富，所撰詩文盈數十萬言，殆將與古之儒行才人同軌並源，以輔助鴻運，

<sup>38</sup> 參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卷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頁35。

<sup>39</sup> 〔清〕方以智：《膝寓信筆》（清光緒十四年刊本，《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頁1。

其于治亂之際、窮達之交，洵有本矣。」<sup>40</sup>論中對於周岐的詩文志行，多予獎勉。再看方孔炤與周曰赤的師生情誼。周曰赤，字子緝，號梅山，其傳記可見於周芬佩（1698~1779，乾隆十年進士）〈梅山先生傳〉，文云：「中丞方貞述公，雅以國士相目。……厥後，方中丞遁跡白鹿湖上，亦悵悵以沒。公為輓章近千言，發抒心跡，則其於家國之際，師弟之間，可為純篤者矣。」<sup>41</sup>所述「輓章近千言」，當即《龍眠風雅》提到周曰赤：「嘗受知吳橋范質公相國、同里方仁植中丞，比歿，著〈弔忠稗言〉各二十章。……予為各存其一，以見崖略。」<sup>42</sup>周曰赤為方孔炤所題的〈弔忠稗言〉原有二十章，今僅見《龍眠風雅》存其一章，題〈挽中丞方貞述先生〉，詩云：「齧齒徒勞夜枕戈，老臣無力奈愁何？雲飛彩袖歸華表，淚滴袈裟挂薜蘿。謂無大師。寢室杯捲天日少，墓門鐘磬夕陽多。招魂處處生哀怨，不忍吞聲讀〈九歌〉。」<sup>43</sup>由此詩推申，可以想見周曰赤對於方孔炤純厚篤實的情感。

方以智文章再由周岐、周曰赤連接到周氏家族。文云周氏生「喬楚」，當作「翹楚」，意指周氏人才出類拔萃，皆能鞠躬敬謹，傳文質彬彬之禮。此時，位在楊都湖上、鷓石山下的清淨鄉，正如東漢荀淑居住的西豪里，子弟優秀，人才輩出，<sup>44</sup>周氏族人望星而吟詠經書，<sup>45</sup>帶月荷鋤而歸，長幼相繼，皆能不失其類，不失其時，彷彿羔雁成群。

以宗譜序文來看，接下來的敘述重心不免有些挪移；但以方以智當時的心境衡之，卻另有一番深意。方以智先言，嘉靖年間，修譜的周京（篁田公）最稱博雅，其曾孫則是磐石公。據康熙六十年刊本《安慶府志》云：「周日耀，號盤石。……左忠毅公光斗為日耀外兄。」<sup>46</sup>可知磐石公指周日耀（？~1644），左光斗為周日耀的姑表兄弟。又據馬其昶（1855~1930）《左忠毅公年譜定本》云：「祖母章氏、母周氏，皆封恭人，追贈夫人。」<sup>47</sup>又可知左光斗的母親周氏，即是周日耀的姑母。方以智接著續言，左光斗是啟吾公的女婿，啟吾公同時也是周岐的父親。查左辛《左忠毅公年譜》「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公二十三歲」

<sup>40</sup> [清]徐璈編：《桐舊集》卷28（民國十六年影印本），頁4。方孔炤此序未見篇名。

<sup>41</sup> 《鷓石周氏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卷1，周芬佩〈梅山先生傳〉，頁11。

<sup>42</sup>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卷59，冊99，同註27，頁138。范質公相國，即范景文（1587-1644）。

<sup>43</sup> 同前註，頁139。

<sup>44</sup> 張璠《漢紀》提到，荀淑博學有高行，生八子，並云：「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見[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0，《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頁307。

<sup>45</sup>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見[漢]班固：〈韋賢傳〉《漢書》卷73（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107。

<sup>46</sup> [清]張楷纂修：〈人物志·忠節〉《安慶府志》卷17（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康熙六十年刊本），頁1675。

<sup>47</sup> 馬其昶編：《左忠毅公年譜定本》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56冊），頁670。

條載：「娶周氏夫人。按，夫人為母黨周公諱時興，字起吾女。」<sup>48</sup>再據《鷓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云：「時興，字延高，號起吾。禮部優敘太醫院官。生嘉靖甲子八月初七。娶王氏，生女一，適副都御史少保左光斗，誥贈一品夫人。繼娶陸氏；續娶謝氏，生子一，岐，氏俱贈宜人。公卒萬曆乙卯十月十二巳時。」<sup>49</sup>可明白周時興（1564~1615），字延高，號起吾，即左光斗岳父，周岐之父；其號應為「起吾」，方以智寫作「啟吾」。換言之，左光斗的母親、元配皆姓周，周日耀為其舅父之子，周岐為其妻子之弟。然而，周日耀、周岐二人又具有何種關係？《鷓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收錄周岐作於順治十八年（1661）的〈重飭家規序〉，云及：「吾家舊有先伯曾祖京所著家譜一帙。」<sup>50</sup>周岐稱呼周京為「伯曾祖」，周日耀則稱呼周京為「曾祖」，由此可知，周日耀、周岐為同宗族的遠房堂兄弟。<sup>51</sup>方以智的此段文字，同時述及周日耀與周岐，除了二人同是左光斗的親戚之外，還有更為重大的意義。

下文云，左光斗與周日耀交往，平時即以道相砥，任官後更以大義相關切，後來左光斗因對抗宦官魏忠賢（1568~1627）而被繫入獄，周日耀遂如漢代的廉范、魏邵，<sup>52</sup>設法照顧獄中的兄弟，此為鄉里所誦揚的義舉。再詳看康熙六十年刊本《安慶府志》的記載：「周日耀，號盤石。生八歲而孤，依母劉，歸外家。外祖劉心月以青囊術客江湖死，日耀未弱冠，千里跋涉，負骸骨以歸，母悲而壯之。左忠毅公光斗為日耀外兄，被逮時，道路以目，日耀獨左右檻車送之京，泊左死於獄，仍扶其櫬歸。甲申五月，聞闖賊破京城，仰天大慟，絕粒九日，嘔血數升而卒焉。」<sup>53</sup>讀此傳記，可知周日耀千里尋外祖骸骨、與左光斗生死相伴的事蹟，更重要的是，甲申年間還因闖賊衝破京師而仰天大慟，絕食而卒。相較於方志的記載，方以智〈譜序〉僅寫到周日耀與左光斗的情誼而暫止，其中似仍有未盡之言；因有未盡之言，故方以智僅能以晨星般的行止，來暗示周日耀的殉國事蹟，以期與周岐相互砥礪。

後云周岐少遭閔凶之事，參考方以智〈與農父夜敘作此〉云：「君少更丁寧，五歲為孤兒。宗族皆狼視，欲分汝家貲。賴有左少保，知君狀貌奇。排難庇宇下，訓之以文辭。」<sup>54</sup>

<sup>48</sup> [清]左宰編：《左忠毅公年譜》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56冊），頁505。

<sup>49</sup> 《鷓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上十代〉。

<sup>50</sup> 《鷓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譜圖〉，卷1，周岐〈重飭家規序〉，頁2。

<sup>51</sup> 2014年八月赴桐城，曾與桐城作家白夢女士商討周日耀與周岐的關係，附記於此。又，陳靖先生來信說：「周岐是賢一公房禮耕堂後代，周京則是賢十三公房崇本堂後代。」正可以證明此項推論。

<sup>52</sup> 廉范，見〔南朝宋〕范曄：〈廉范列傳〉《後漢書》卷31（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101-1104；魏邵，見〈史弼列傳〉《後漢書》卷64，頁2108-2112。

<sup>53</sup> [清]張楷纂修：〈人物志·忠節〉卷17《安慶府志》（清康熙六十年刊本），同註46，頁1675-1676。

<sup>54</sup> [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卷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0冊），

其中「五歲為孤兒」僅是詩歌語言，並不精確，細核之，周時興當卒於周岐八歲之時。此一患難因左光斗出力而調停，但方以智認為，其中亦有周岐先父的冥冥相助，以及周氏族賢者的厚意庇佑。周岐也曾仿方學漸《邇訓》，<sup>55</sup>編輯族賢者的遺事，並曾重疏《孝經》，輯著《曾子》，以表彰隱德。而方以智對於周岐的讚揚，尚可從未曾明示處加以推行，其中當含有力勸周岐轉孝為忠，化隱德為具體實踐的一種可能。

順治十三年（1656），即方以智廬墓於桐城合明山的第二年，因周岐之請而寫作此篇譜序，當時，方以智已剃度為僧人，周岐卻是清朝官吏的幕僚，二人身分並不相同。康熙十四年刊本《安慶府志》載錄周岐：「順治初，遊京師，無所遇，賴舊知吹噓，入江西蔡撫幕，蔡愛其溫謹，留幕下八年。」<sup>56</sup>江西蔡撫，指江西巡撫蔡士英（？~1674）。再參考《碑傳集》所記，蔡士英在江西巡撫之後的經歷是：「（順治）九年四月，奉命巡撫江西。……十二年，陞漕運總督，加兵部尚書。十四年，以疾告歸。十六年，世祖章皇帝特起漕運總督。十八年，復以疾予告歸。」<sup>57</sup>知蔡士英於順治九年（1652）任官江西巡撫，十二年（1655）陞至漕運總督，駐節於淮安，如果扣除掉十四年（1657）到十六年（1659）的兩年告歸時期，至順治十八年（1661）止，為宦時間正好是八年。周岐充當蔡士英的幕客八年，雖非正式仕宦，但以前朝遺民的標準來看，此一行為仍有可議之處，故方以智以春風喻之，以周日耀的義行勉之，豈非期望周岐能竭力抵抗來自於北方的酷寒乎？細求之，方以智的期許當更有深意存焉。首先，據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云：「寅恪案，蔡魁吾名士英。……牧齋順治十二年乙未冬間訪蔡氏於淮甸……此行必與復明運動相涉。……由此推之，牧齋以老耄之年，奔走道途，遠遊淮甸，其非尋常干謁訓應之舉動，抑又可知。」<sup>58</sup>錢謙益（1582~1664）此行是否真如陳寅恪所述，拜訪蔡士英具有特殊目的？參考方良《錢謙益年譜》卻說：「若云牧齋與蔡氏謀復明事，尚可商榷，疑似牧齋與蔡氏關係為修文之舉。」<sup>59</sup>何小成《蔡士英研究與「撫江集」整理》也認為：「從《撫江集》中也能看出蔡確實是一個愛民如子的循吏，他不可能因錢的策反而鋌而走險，讓百姓

頁 676-677。

<sup>55</sup> [明]方學漸：《邇訓》（濟南：齊魯書社，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1冊）。

<sup>56</sup> [清]陳焯等纂修：《文學》《安慶府志》卷11（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康熙十四年刊本），頁1203。

<sup>57</sup> [清]錢儀吉纂：《國初督撫上》《碑傳集》卷61（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734-1739。

<sup>58</sup> 陳寅恪：《復明運動》《柳如是別傳》第五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1053-1054。

<sup>59</sup> 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頁190。所謂「修文」之舉，係指錢謙益《大學衍義補刪序》云：「於是漕撫大中丞蔡公，留思正學，兼修政教，得廬陵聶子《大學衍義補刪》一書，偕諸同志鐫校流傳，既手弁簡端，以闡揚道法治法之關樞，經緯史，理無不貫，事無不通矣。」見[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錢牧齋全集》本），頁677。

再遭受戰亂的痛苦。」<sup>60</sup>兩部近作，均對陳寅恪的說法提出質疑。說法對立之下，竊以為錢謙益或曾以復明之舉來暗示蔡士英，但蔡士英最終並未付諸實踐。再者，方以智的反清行動更為明確，順治十四年，方以智與錢澄之（1612~1693）同赴金陵，錢謙益作〈和普照寺純水僧房壁間詩韻，邀無可幻光二道人同作〉一詩，<sup>61</sup>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據以推斷：「無可即方以智，幼光即錢澄之。方錢二人皆明室遺臣託跡方外者，此時俱在金陵，頗疑與鄭延平率舟師攻南都之計劃不能無關。牧齋共此二人作政治活動，自是意中事也。」<sup>62</sup>此說則可以信之。錢謙益親訪蔡士英的時間為順治十二年冬，而蔡士英正是周岐依靠多年的上司；錢謙益與方以智、錢澄之在金陵相見為順治十四年，而方以智更是周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方以智〈鷓石周氏續修譜序〉作於順治十三年秋，具有復國意念的方以智，此時必然寄託厚望在友人周岐身上，就寫作時間以及兩人交遊而言，此中意旨實不難想見。

## 五、宗譜中其他的重要人物

從上聞人，奕奕史冊。近代如克齋、桂氏之孝烈，旌閭巋然；虛室、遜齋、梧岡、雲從、鳳伍、合明、若虛、東泉、清甫諸公之德操文學，譜傳森然，余不及更僕矣。瞻明、子縕領戶事如古都講，此役也，推執事焉。該內外、志生卒、揚世德、紀祠祀、申矩約，足稱家史，非區區一世系者流。先曾祖曰：「古人以一鄉為天下。」鄉自宗族始，仁人必收族，收族則敬宗，敬宗則尊祖，敦風龐俗，實始基之。

先略述此段文意。前代聲名顯著者，奕奕閃耀於史冊。近代如克齋、桂氏的孝義節烈，旌表懸於門閭，精神巋然屹立。另有虛室、遜齋、梧岡、雲從、鳳伍、合明、若虛、東泉、

<sup>60</sup> 何小成：〈蔡士英研究〉《蔡士英研究與「撫江集」整理》第二章（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0），頁8。

<sup>61</sup> [清]錢謙益：〈長干塔光詩集〉《牧齋有學集》卷8，同註59，頁406。

<sup>62</sup> 陳寅恪：〈復明運動〉《柳如是別傳》第五章，同註58，頁1151。「幻光」、「幼光」，均指錢澄之，陳田《明詩紀事》云：「錢澄之，初名秉鐙，字幼光。避禍，削髮為僧，名幻光。復冠帶，改名澄之，字飲光，桐城人。」見陳田：〈辛籤〉《明詩紀事》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3026。

清甫的德操文學，譜傳中也將逐一列出，人數之多實難以細數。此時，瞻明、子縉統領戶事，如古代講經的高材儒生，重編宗譜時，公推為負責執事。而該內外、志生卒、揚世德、紀祠祀、申矩約的家史，又豈止於周家世系而已？一鄉由宗族開始，有德者必須團結族人，團結族人則敬愛宗老，敬愛宗老則尊崇祖先，敦厚風俗於是奠定了基礎。

方以智指出了瞻明、子縉編修《鶴石周氏續修族譜》的基本方向，並寄予樂觀的期望。然而，此段文字出現十多個人物字號，不容易一一察明身份，今敘述所知者如後，未能知者則闕之。

克齋，指周聘（1517~1590）。方學漸《桐彝·周孝子傳》云：「周聘，字延聘，別號克齋。」<sup>63</sup>另外，《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也錄有方學漸〈孝子克齋周先生傳〉，卻云：「周聘，字明珍，別號克齋。」<sup>64</sup>二文的細部內容大致相同，然周聘之字，一云「延聘」，一云「明珍」，彼此卻有差異，應當以《支譜》為是。周聘傳記以方學漸的敘述最為詳盡，此外，另可參《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所載：「聘，字明珍，號克齋，邑庠生。父喪，號泣三晝夜，水漿不入口，母喪亦然。家貧不能營葬，苦塊十二年，不離柩側，不出戶庭，葷酒不沾唇，夫婦不會面，冬不爐，夏不扇。通邑舉呈，申詳六院，給銀助葬。後，年老告乞歸，以明進退。」<sup>65</sup>其孝順事蹟，略見於此。

桂氏，周見之妻。方學漸《桐彝·七列傳》云：「桂氏，清淨鄉周見妻。十七歸見，越三年，見死。桂哭奠，水漿不入口數日，扃戶裂帛，自經死。有司以聞，嘉靖丙午詔旌其宅。」<sup>66</sup>嘉靖丙午，為嘉靖二十五年（1546）。

虛室，指周充（1504~1582）。《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載：「充，字明童，號虛室，析居篁橋宜安堂別業。由郡庠生例貢，任福建郡武府照磨。」<sup>67</sup>

遜齋，指周時英（1545~1606）。《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載：「時英，字延直，號遜齋。邑廩生，治《春秋》，膺萬曆辛丑恩貢。」<sup>68</sup>萬曆辛丑，為萬曆二十九年（1601）。

梧岡，指周鳳翔。《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載：「鳳翔，字梧岡。郡庠生，中隆慶庚午科鄉試亞魁。有詩文行世，載郡志。沉酣書史，孝友敦篤。」<sup>69</sup>隆慶庚午，為隆慶四年（1570）。周鳳翔傳記也見於方志，康熙十四年刊本《安慶府志》云：「周鳳翔，字延仞。

<sup>63</sup> [明]方學漸：《桐彝》卷1（濟南：齊魯書社，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95冊），頁556。

<sup>64</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譜圖〉，卷3，方學漸〈孝子克齋周先生傳〉，頁1。

<sup>65</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賢十八〉，卷1，頁5。

<sup>66</sup> [明]方學漸：《桐彝》卷3，同註63，頁569。

<sup>67</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上十代〉。

<sup>68</sup> 同前註。

<sup>69</sup> 同前註。

邑諸生。沉酣書史，孝友敦篤。後舉於鄉，才名大著。」<sup>70</sup>惟此處云周鳳翔之字為「延仞」，當別為另一字號。

雲從，指周嘉遇（1566~?）。《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載：「嘉遇，字雲從。無為州籍，廩貢生。」<sup>71</sup>

鳳伍，指周時瑞（1556~1624）。《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載：「時瑞，字延禧，號鳳伍。邑廩貢。選太平府訓導，陞廣東瓊州府岩州教諭，署州事。萬曆己酉，主修宗譜。」<sup>72</sup>萬曆己酉，為萬曆三十七年（1609）。此年，程文繡作〈鶴石周氏續修譜序〉云：「歲萬曆己酉，海雲龍君慨：譜系自文一公合四周創修，道、京二公復修，迄今居蕃支渙，名不以類，行不以次。乃謀諸鳳伍弟瑞，及各股群英，禮延程氏父子，在祠彙輯成帙，鏤梓以永其傳。」<sup>73</sup>又據周田作於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的〈續修族譜小引〉云：「今四周之有合譜，自解元始。閱八世，吾高祖篁鶴偕草堂公纂修大成，立祠建田，多所規畫，而家聲一丕振焉。嗣海雲、鳳伍公重修鑄本，以永其傳，又經甲子矣。……謹承先人之遺意，糾集十股賢勞，聘請譜師南陵程君常，崑屬瞻明、子縑督理纂修，自及身之世，推而上之。」<sup>74</sup>統合上述二說，知周氏宗譜共編修四次：周仕龍（文一公）於南宋第一次編輯，周京（篁鶴）、周道（草堂）於嘉靖年間第二次編輯，周夢龍<sup>75</sup>（海雲，1539~?）、周時瑞（鳳伍）於萬曆年間第三次編輯，周瞻明、周曰赤（子縑）於順治年間第四次編輯。周時瑞主修宗譜之事，未見於方以智〈鶴石周氏續修譜序〉中，補述於此。

合明，指周夢麟（1537~1594）。《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載：「夢麟，字延振，號合明。析居豹山下得馨堂別業。邑廩貢，任河南長葛縣司訓。」<sup>76</sup>此「合明」，與方以智所廬墓的「合明山」有關。陳靖先生曾告知：「是年密之在家鄉廬墓，其廬墓處距離周夢麟的別墅『得馨堂』（現在地名仍叫得馨，居民皆為周夢麟後代）不過三、四華里，所以我認為譜序中的『合明』當指周夢麟。」今從其說。

若虛，即周夢復。《龍眠風雅》云：「周夢復，字若虛。所著有《翠屏山房遺稿》。」<sup>77</sup>今《龍眠風雅》錄其詩三首。

<sup>70</sup> [清]陳焯等纂修：〈文學〉《安慶府志》卷11（清康熙十四年刊本）同註56，頁1194。

<sup>71</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上十代〉。

<sup>72</sup> 同前註。

<sup>73</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譜圖〉，卷1，〈程序〉，頁3。

<sup>74</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譜圖〉，卷1，周田〈續修族譜小引〉，頁1-2。

<sup>75</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云：「夢龍，字延如，號海雲。郡庠生，治□□。萬曆己酉，主修一族宗譜。」見《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上十代〉。

<sup>76</sup> 《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上十代〉。

<sup>77</sup>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卷32，冊98，同註27，頁412。

東泉，即周儲。光緒本《鶴石周氏支譜》載：「儲，字用雷，號東泉。選貢。初任龍南縣知縣，補任漢川縣知縣，陞任清州通判。」<sup>78</sup>前文已言，方學漸之姊適周儲之子周汝員，故周儲與方氏有姻親關係。另外，阮自嵩（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曾作〈送周東泉先生之漢川序〉，開端云：「嘉靖庚申六月，周君東泉之任漢川，輿將駕，余贈以言……」<sup>79</sup>嘉靖庚申，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是年，周儲由江西龍南知縣，轉任湖北漢川知縣，友人阮自嵩作此文以贈之。

清甫，未詳。

瞻明，未詳。

子縑，即周曰赤。周曰赤最詳細的傳記見周芬佩〈梅山先生傳〉，前文已曾徵引。另外，光緒本《鶴石周氏支譜》亦載：「曰赤，字子縑，號梅山。邑庠生。學問淵博，載在邑誌，著有詩文等集。督理戶政，主修宗譜。」<sup>80</sup>方以智〈鶴石周氏續修譜序〉即是為周曰赤所修宗譜而題。

以上共十三人，其中清甫、瞻明二人待考。

## 六、全文最後的祝福與落款

周公曰：「所其無逸，先知艱難。」〈魯頌〉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今以東鄉數百年之周，蒸洽勿替，能不忘省元龍公避世之春風，以不忘蓮花峰儀世之春風，即不忘始作譜者之〈豳風〉矣！余既以素交無所辭，樂道鄉里之盛事，故因儲、呂之序，序其簡端。

皇清順治丙申年秋月穀旦

賜進士第翰林院簡討邑人方以智題

<sup>78</sup> 《鶴石周氏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卷15，頁14。

<sup>79</sup> 同前註，卷3，阮自嵩〈送周東泉先生之漢川序〉，頁1。

<sup>80</sup> 同前註，卷3，頁14-15。



此段為全文的總結。先引《尚書·無逸》篇語，原文作：「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sup>81</sup>後又引〈魯頌·有駟〉，詩云：「君子有穀，詒孫子。」<sup>82</sup>二處連言，意謂君子勿耽於逸樂，須知農作物的艱難，才能擁有善道，遺留給子孫。其中〈魯頌〉為魯國之歌，而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故方以智引用〈無逸〉、〈有駟〉之語，實皆緊扣著周姓為姬姓之後而發。接著又言，周氏傳至桐城東鄉的周潭已有數百年之久，和氣蒸洽，子孫勿替，<sup>83</sup>當不忘仕龍公避世之「春風」，不忘周敦頤為世人楷模之「春風」。「春風」一詞屢屢言之，足見方以智對於周岐的「春風」期望實涵深意。能不忘春風，即能不忘始作宗譜者如吟詠〈豳風〉般的用心；以〈豳風〉為喻，是因為據〈毛詩序〉言，〈豳風〉七首為周公所作或為美周公之作，故以〈豳風〉來象徵周姓的美好天地，並寄託方以智衷心的祝福。

方以智身為「素交」而無所辭，故接續儲璠〈鷓石周氏族譜序〉、呂德孚〈鷓石周氏續修譜序〉，以道鄉里之盛事。那麼，方以智究竟是誰的素交？是指此次宗譜的主修者周曰赤？還是文中位置最為關鍵的周岐？細思之，當以周岐為是。因為此文若非周岐的請託，方以智不會在文中多次述及；再者，周岐也有〈重飭家規序〉一文，顯示他對於宗譜編寫的高度重視。

落款題曰「皇清順治丙申年秋月穀旦」，知文章作於順治十三年（1656）秋天佳日。在方以智的文集中，從未題署清朝政府的年號，乍睹之，甚感唐突，然而仔細思考，宗譜序文標明寫作之年，本來即篇篇如此，此一落款理當為旁人代之。即使我們硬要視為方以智的親筆，其實也不足為怪，前文提到「皇朝重賢過於世家，洋溢聖諭」，其真意是以「皇朝」代指明朝，以「聖諭」代指明太祖六諭；則此文文末的「皇清順治」，不過障眼之法而已。全文即在繫上年代，回首明代官銜「賜進士第翰林院簡討」之後，告一段落。

拙作〈方以智與龍眠詩派的形成〉一文，曾將龍眠詩派的發展分成「澤園永社時期」、「金陵廣集時期」、「諸子離散時期」三個階段。澤園永社、金陵廣集時期，以方以智、周岐為詩派的領導者；但在諸子離散時期，因周岐停留於故土，未能南奔永曆朝廷，龍眠詩派的主角因而轉換成方以智、錢澄之。龍眠詩派應以順治七年（1650）方以智的北返作為終點。順治十年（1653），方以智於金陵天界寺為僧，周岐訪之，方以智作〈再見周農

<sup>81</sup>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卷16（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十三經注疏》本），頁240。

<sup>82</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卷20（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十三經注疏》本），頁766。

<sup>83</sup> 〈小雅·楚茨〉：「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同前註，頁459。

父)二首<sup>84</sup>；順治十二年(1655)，方以智因父喪而返回桐城，與周岐重逢，作〈宿周農父〉<sup>85</sup>；順治十三年(1656)，方以智受周岐之邀，寫下了〈鶴石周氏續修譜序〉。方以智與周岐在順治年間的重逢，皆來去如飄萍，昔日論學為詩的情景已難復得，詩歌創作的目標也淹失在山河變色的感傷中；必須細心體會的是這些相會詩文的弦外之音，以〈鶴石周氏續修譜序〉為例，當中即含有鼓勵周岐投身復明運動的隱約用意。至順治十四年(1657)，方以智作七律〈壽周農父五十〉二首，同時，錢澄之也作五古〈寄周農父〉。方以智〈壽周農父五十〉序文提到：「古人轉側五嶽，混蹟市闐，無二道也，然後知爐鞴之恩切矣。早服外生之旨，誠無首之龍乎哉！……今因白社來，祝故人乘龍，可乎？」<sup>86</sup>所謂「轉側五嶽」，方以智的流離近之；所謂「混蹟市闐」，周岐的謀生近之。方以智說二者「無二道」，皆是熔爐的鍛鍊，仍然試圖拉近彼此的距離。這樣的生命際遇，如同《老子》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sup>87</sup>以及《莊子·大宗師》云：「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sup>88</sup>早服、外生之旨，也就是〈乾卦·用九〉曰：「見群龍無首，吉。」意謂此時雖屬〈乾卦〉，然六爻皆變，至剛已然化為至柔。接著方以智又說，今以詩社友人的身分而前來，祝故人能由「見群龍無首」而達至「乘龍」，此蓋用〈乾卦·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王弼注云：「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sup>89</sup>此一祝福在於勉勵周岐，出處適宜，待時而動；推求其中意涵，更可以解讀為以復明事業期望之。錢澄之〈寄周農父〉的表達更為清楚，其詩結尾云：「子年今五十，淮上誦子賢。人皆為子羨，吾獨為子憐。如何功與德，假手他人傳？勸子以學《易》，望子以知天。松柏庶不凋，陵谷猶未遷。努力謝帷幄，來耕潭上田。」<sup>90</sup>當時周岐隨蔡士英駐守淮安，故有「淮上誦子賢」之句，然而，即使眾人羨之，錢澄之卻深感悲憐，其憐何在？下文「松柏庶不凋，陵谷猶未遷」最足以說明。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引謝良佐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sup>91</sup>在錢澄之看來，清初乃是士窮世亂的時節，此時欲為節義忠臣，必

<sup>84</sup> [清]方以智：《建初集》（清刊本，安徽省博物館藏）。2014年8月12日，訪合肥，在安徽省博物館閱讀方以智《建初集》、《合山樂廬詩》等書，惟當時時間緊促，覽得其書然未寫下頁碼，盼讀者諒之。

<sup>85</sup> [清]方以智：《合山樂廬詩》（清刊本，安徽省博物館藏）。

<sup>86</sup> 同前註。

<sup>87</sup> [魏]王弼：《老子王弼注》五十九章，收入《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頁51。

<sup>88</sup>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卷3（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48。

<sup>89</sup>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卷1（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十三經注疏》本），頁10。

<sup>90</sup> [清]錢澄之：《田間詩集》卷4（合肥：黃山書社，1998），頁64-65。

<sup>91</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論語集注》卷5，〈子罕〉，頁115。

須效忠於明朝。但明朝如今安在哉？再看〈小雅·十月之交〉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毛亨傳：「言易位也。」鄭玄箋：「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sup>92</sup>「陵谷猶未遷」與陵谷易位意正相反，表示錢澄之堅信，明朝依然存在，端看時人如何救亡與圖存。詩歌結尾「努力謝帷幄，來耕潭上田」，事實上是話中藏話，不僅僅期望周岐歸隱退耕而已，當有更為重大的意義存焉。

## 七、結語

方以智〈壽周農父五十〉似乎是與周岐告別的詩作，此後，未再見到方以智寫給周岐的任何詩文。今觀戴宏烈為周岐所作的〈周土室先生傳〉云：「三韓蔡中丞以素交莫逆，一撫江，兩督漕，每事必為借箸，故到今軍民遺愛不衰。兩廣盧、王兩軍門先後爭延，雅非本志，卒力謝歸。足不履城市，終於所居之土室，人稱土室先生。」<sup>93</sup>可知順治十八年（1661）蔡士英離開官場後，周岐仍由「兩廣盧、王兩軍門」禮聘之。所稱「盧、王」，當指盧興祖（？~1667）與王來任（？~1668），據《清史稿》〈疆臣年表·各省巡撫〉載：「順治十八年辛丑。廣東：董應魁三月休致。五月戊辰，盧興祖廣東巡撫。」又：「康熙四年乙巳。廣東：盧興祖二月癸未遷。三月甲午，王來任廣東巡撫。」<sup>94</sup>順治十八年之後，周岐投靠廣東巡撫盧興祖麾下，至康熙四年（1665），盧興祖陞廣東總督，周岐仍留於巡撫署中，故改為王來任幕府。「兩廣盧、王兩軍門先後爭延」一語雖不免溢美，但確能指出周岐的實際經歷。再依據〈疆臣年表〉，王來任擔任廣東巡撫，是到康熙六年（1667）為止，<sup>95</sup>則周岐脫離幕僚的身份，成為純粹的土室先生，應該在康熙四年到六年之間，距離方以智寫作〈鷓石周氏續修譜序〉，約有十年之久。此時，真正與方以智同謀復明計畫的桐城友人是錢澄之，參考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云：「故余頗疑密之丁未福建之行，亦如十年前金陵之行然，蓋相機從事政治活動。此時鄭延平雖已死，鄭氏在漳、泉一帶仍

<sup>92</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卷12，同註82，頁407。

<sup>93</sup> 《鷓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文傳〉，戴宏烈〈周土室先生傳〉，頁2。此文見於陳靖先生藏本。案，戴宏烈，一作戴弘烈，字山民，號燈巖，順治辛卯舉人，傳見《龍眠風雅》，卷51，冊99，頁22。戴宏烈詩收入《龍眠風雅》，知其卒於《龍眠風雅》成書以前，即不晚於康熙十七年（1678），然〈周土室先生傳〉末云：「雍正八年歲次庚戌夏五月之吉，年家姻晚生戴宏烈燈巖氏頓首拜撰。」此處「雍正八年歲次庚戌」顯然有誤，不可能是戴宏烈原文，竊以為文句原作「歲次庚戌」，意指康熙九年（1670），後人不察，加題「雍正八年」（1730），時間遂在一個甲子之後。

<sup>94</sup> [民國]趙爾巽等：〈疆臣年表五〉《清史稿》卷201（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7511-7512；頁7517-7518。

<sup>95</sup> 同前註，頁7519-7520。

有據點。其後（康熙十二年）三藩亂起，鄭氏武力即攻陷莆田等地。不然密之何以又與錢澄之相遇，有如是之巧哉！」<sup>96</sup>文中「十年前金陵之行」，即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所述，順治十四（1657）年錢謙益與方以智、錢澄之相會於金陵之事；「丁未福建之行」，則是指康熙六年（1667）方以智在福建各地遊歷，與其座師余颺（1603~？，崇禎十年進士）會於莆田，與錢澄之會於建安，似皆有不尋常之處。足見方以智與錢澄之的復明意識皆澎湃多年，而此一思想，在周岐身上卻已難覓蹤影。

所見周岐寫給方以智的詩作，時間最晚的是《青原志略》所收〈懷可大師〉二首，二詩作於方以智住錫江西青原山時，若以周岐生平觀之，應當寫在他離開廣東、返回桐城周家潭的土室之後。最能表現周岐心境的是〈懷可大師〉其一的這兩句：「倚杖翠屏知放眼，揜關土室愧藏身。」<sup>97</sup>上句指稱無可大師，「翠屏」一詞可參《青原志略·山水道場》云：「翠屏在外象山之內，內象山之外。拔石削立數十仞，溪漱其趾，素瀨穿石，鳴絃戛玉，能移人情，此胡邦衡所目為『噴雪』者也。」<sup>98</sup>下句則指周岐晚年「足不履城市，終於所居之土室」。詩句意謂，方以智倚杖翠屏，依然舉目遠望，放眼天下；而周岐自己，掩關於土室，乃至於羞愧其身。若二者純粹只是年老生活的一種樣態，理應各是其是，不必較論高下，因此，這應當是周岐未能參與方以智的復明之計，以致於深感愧疚之意。

附及，此文初稿完成後，2015年八月，我再度前往安徽樅陽，會同陳靖先生，拜訪周岐的故鄉。在周潭鎮，目睹鷓石山上的如鷓之石，體會「鷓石周氏」一詞的由來；至於楊都湖，則因湖泊面積縮小，分成楓沙湖與陳瑤湖兩個水系，與昔日不同。舊時景觀的實地探訪，正為〈鷓石周氏續修譜序〉的解讀，寫下令人難以忘懷的註腳。

<sup>96</sup> 余英時：〈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方以智晚節考》（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6），頁245。

<sup>97</sup> 〔清〕倪嘉慶、方以智編：《青原志略》卷10（濟南：齊魯書社，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5冊），頁668。

<sup>98</sup> 〔清〕倪嘉慶、方以智編：〈翠屏〉《青原志略》卷1，頁544。胡邦衡，即胡銓（1102-1180），吉州廬陵人。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魏〕王弼：《老子王弼注》，收入《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宋〕周敦頤：《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宋〕鄭樵：《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
-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明〕李景隆：《明太祖實錄》，《明實錄》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年。
- 〔明〕方學漸：《桐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邇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錢牧齋全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方以智：《通雅》，《方以智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膝寓信筆》，《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清光緒十四年刊本。
- ：《方子流寓草》，《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建初集》，清刊本，安徽省博物館藏。
- ：《合山樂廬詩》，清刊本，安徽省博物館藏。
- ：《浮山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清〕倪嘉慶、方以智編：《青原志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清〕錢澄之：《田間詩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
- 〔清〕陳焯等纂修：《安慶府志》，清康熙十四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
-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清〕張楷纂修：《安慶府志》，清康熙六十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
- 〔清〕左宰編：《左忠毅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 〔清〕徐璈編：《桐舊集》，民國十六年影印本。
- 〔清〕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清〕《鶴石周氏支譜》，清道光年間刊本，美國猶他家譜學會。
- 〔清〕《鶴石周氏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美國猶他家譜學會。
- 〔清〕《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美國猶他家譜學會。
- 〔清〕《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臺北傅斯年圖書館。
- 〔清〕《鶴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清光緒年間刊本，陳靖先生藏。
-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民國〕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民國〕馬其昶編：《左忠毅公年譜定本》，《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 二、近人論著

- 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年。
-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
-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何小成：《蔡士英研究與「撫江集」整理》，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0年。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6年。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謝明陽：〈方以智與龍眠詩派的形成〉，《臺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

方自虎：〈桐城桂林方氏部分世系資料〉，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fb9490102ecmq.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fb9490102ecmq.html)

#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ng Yi-Zhi's Lost Passage— The Preface to the Zhous' Revised Genealogy in Yao

## Shih

### Hsieh Ming-yang\*

#### Abstract

Guided by Chen Jing, a local scholar, I paid a visit to Mt. Fu, Mt. He Ming, and the former dwelling of Zuo Guang Dou during my stay in Zong Yang, An Hui in August, 2014.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I unexpectedly received Fang Yi Zhi's Lost Passage—The Preface to the Zhous' Revised Genealogy in Yao Shih sent by Mr. Chen. "Yao Shih" refers to Mt. Yao Shih and is also a place name in Zhou Tan Township, Zong Yang, while "the Zhous" stands for the Zhou Qi's family, one big surname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around Zhou Tan. The Zhous family revised their genealogy during the reign of Shu Zhe and under the request of Zhou Qi, Fang composed the preface for the genealogy, which was not included into The Collection of Mt. Fu and thus a rarely known lost passage. It was written in the 13th year of Shu Zhe reign (1656), when Fang was mourning for his father's death in Mt. He Ming. The essay analyz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eface, specifying that besides being a preface for common genealogies, it also encouraged Zhou secretly to emulate the bold and persevering spirit of the former martyr Zhou Ri-Yao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reer of reviving the Ming Dynasty. It is a pity that Zhou, serving as a staff member of a Ching official, didn't take Fang's advice and changed his mind, which later resulted in the Fang's and Chou's different choices in life, finally leading these two childhood close friends to different paths.

**Keywords:** Fang Yi-Zhi, Zhou Qi, Zhou Ri-Yao, Zhou Tan, Yao Shih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aiwan.